

# 地主破壞土改的活動

晉察冀邊區土地會議秘書處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 目錄

- (一) 轉移目標，把農民羣衆反對地主的鬥爭，轉化爲殘害骨幹、農民與農民、幹部與羣衆的鬥爭
- (二) 挑撥離間，造成村與村、幹部與羣衆、幹部與幹部的衝突
- (三) 打入我黨我軍，從內部進行破壞，仗勢包庇家庭，威脅幹部，欺壓羣衆，奪回勝利果實
- (四) 造謠惑衆
- (五) 小恩小惠，拉攏收買
- (六) 用美人計，引誘積極份子，掩護自己家庭
- (七) 假開明，假改革，先發制人，逃避鬥爭
- (八) 出賣贈送，堅壁隱藏
- (九) 暫時躲避，叫苦裝窮
- (十) 焚燒破壞，大吃大喝
- (十一) 暗殺、陷害、打擊貧農
- (十二) 騷亂、威嚇、放毒、誣陷、公開抵抗、彌收莊稼
- (十三) 搶劫、殘殺、倒算、報復、挑械投敵、武裝暴動

## 編者的話

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進入到土地改革、澈底平分土地階段，是要最後澈底消滅封建階級的。在地主方面說，是他們的生死存亡問題。他們要用種種卑鄙無恥陰險狠毒的手段，保護其土地財產，對土地改革進行破壞反抗，以作最後的掙扎，也是必然的。斯大林說過：「在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會自動下台的事情……正因為他們日益衰弱了，正因為他們感覺得自己的末日要來了，所以他們不得不盡力設法反抗。」又說：「我們今後的進展愈大，成績愈多，則已破未破的剝削階級之殘餘，對我們的仇恨也將要愈厲害，他們愈要堅決採用更激烈的鬥爭方式，更其加緊損害蘇維埃國家，他們愈要利用最冒險拚命的鬥爭手段，以作最後的掙扎。」中國垂死的殘餘封建勢力也不會兩樣。而恰在這裡，我們有些同志存在着輕敵觀念，以為解放區經過減租減息、清算復仇、五四指示，封建勢力已經大大削弱，地主階級已經沒有甚麼了，對於地主階級、封建富農的狡猾陰險，破壞反抗，或者是朦朧無知，或者是熟視無睹，有些同志對於地主富農的破壞行為，抱着嚴重的自由主義態度，喪失了警惕性。我們在這方面，過去已經吃過虧，今後若不再加警惕，還會要吃大虧的。根據以往經驗來看，若從各自的階級立場來說，地主們的地主階級立場，比我們有些同志的無產階級立場，堅定得多，地主從保護其土地財產的觀點來認識問題，比我們有些同志從保護無產階級、貧僱農民、勞苦羣衆的利益從觀點來認識問題，也銳敏得多。因此，在最後澈底消滅封建殘餘的尖銳鬥爭中，沒有任何理由去輕視這個敵人。輕視地主這個階級敵人，沒有別的，只是表現了我們政治上的幼稚。對敵人抱這種態度



，只是麻痺我們自己。

爲了糾正輕視地主這個兇惡的階級敵人的偏向，我們在參加大會的代表中搜集了一點地主破壞去改的活動的材料。地主破壞土改的活動是到處都有的，可是我們所搜得的這方面的材料却是很少的，而且因爲時間倉促，材料也極不完全，有些沒有說明事實的過程。但是不管材料貧乏也好、不完全也好，也足夠引起我們的嚴重警惕了。

印出這個極不完全的材料，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引起同志們今後注意收集這類材料。過去還有比這些材料中更嚴重的事實，未收集起來，今後這類事實還會繼續不斷發生。希望參加土改的同志們隨時隨地把這類事實記載起來。當然，記錄材料須要真實具體，須要反映真實情況，不必加以渲染粉飾，反而失真。應當知道：真實材料是最有力量的。我們還打算繼續搜集編印這類材料。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

## 一 轉移目標，把農民群眾反對地主的鬥爭，轉化爲殘害骨幹、農民與農民幹部與群眾的鬥爭

行唐西王亭村破落地主惡霸習老寧，事變前收過雜音稅，當過本村小學校董。在村中橫行霸道，曾在街上與其親戚趕上大車，故意砸了小販貨攤示威。與行唐城西關大劣紳張國瑞交好，與國民黨分部西城子楊老耀也有關係。其岳父是國特，四三年反特時逃跑。亂搞女人，曾因與其嫂通姦，虐待死他第一個老婆。事變後復與匪部范胖子（該部副官）勾結，一塊吃喝嫖賭。後在村任自衛隊中隊長。四五年，土改覆查時，仍爲村實業委員。游手好閑，不參加生產。去年被村長蔡丙亮私自介紹，混入黨內。同村榮譽軍人高桂山，二十八歲，非黨員。自幼家貧，其父將其送往鞏洲當木匠學徒。事變後在晉冀魯豫參加了八路軍，因作戰受傷，成二等殘廢，退伍回家。土改覆查中，是鬥爭積極份子，與地主惡霸堅決鬥爭。他的父親，曾和該惡霸地主習老寧在事變後合開木料廠，因運木板到冀洲，出境被卡，木板損失折價，欠下習老寧白洋十二元。後高桂山參軍，其家優待糧被習老寧剋扣，頂還欠債。土改覆查中，高桂山提出清算習老寧，並贊助別人提出清算習老寧的意見。習老寧怕清算自己，便在羣衆大會上號召反對堅主清算他的高桂山。恰巧該村有個幹部蔡成子（富農），事變前長期在其外祖父家（地主）代爲監工做活，事變後始回本村，一九三九年入黨，曾任過區農會副主任、縣農民會飯莊經理、平綏路工會主任，復員後在本村任派駐所長。

本區農會主任，因調三區不願，回村當了支部宣傳委員。在當派駐所長時，作風不正派，讓男女關係，在村獨斷專行，羣衆送綽號爲「外交總長」、「參謀總長」。蔡成子曾聽區縣佈置動員三等殘廢榮軍再入伍，令村武委會主任習鴻彥強迫高桂山「歸隊」，高桂山即聯絡村中五六個榮軍，跑到分區控訴，當分區告以不強迫榮軍再入伍時，高桂山等即回村大罵蔡成子等村幹部，蔡成子那嚮吃得消這頓痛罵，便痛恨在心，待機報復。另因清算習老慶時，蔡成子包庇，不讓羣衆「拉」他，高桂山反對，與之爭吵，蔡成子也對他不滿。這樣，地主惡霸習老慶與富農蔡成子勾結在一起，爲了轉移目標，就用挑撥和欺騙的手段，設計陷害高桂山，把農民羣衆反對他們惡霸地主的鬥爭轉化爲害死榮軍軍人貧農骨幹的鬥爭。惡霸習老慶和富農蔡成子知道要害死高桂山，必須借用黨的力量，取得支部書記的同意。他們首先挑撥支書王紀重（貧農）說：「高桂山有夜間帶刀子刺殺你的可能」（因歸隊問題，高也罵過王），並說：「高桂山障礙土地改革，得想法把他害死。」他們說服了王紀重後，就決定在羣衆大會上，利用羣衆，攛拉高桂山，號召黨員起骨幹作用。他們欺騙黨員說：「這是支部的決定」，「去執行黨的決定。」開羣衆大會時，蔡成子、王紀重讓村長（黨員）宣佈了高桂山貪污果實的事。羣衆由於不滿高桂山打罵作風，因之在村幹號召下，擁進高桂山家，沒收了其全部家產。接着第二天又召開羣衆大會鬥爭高桂山，鼓動羣衆進一步，實行拉死高桂山的計劃。當時羣衆沒人下手，蔡成子的哥呼喝了一聲，大家才下了手，黨員也就起了「骨幹作用」。攛拉了一頓，發魂飛機，羣衆一哄而散。高桂山已是衣服爛爛，遍身傷痕淋漓，跪求家產全部充公，饒命。習老慶等仍大罵不允，直至橫拉拉的快要死了。習老慶、蔡成子見高桂山未死，把他監視起來，威脅鼓動大家說：「不把高桂山害死，終是咱們後患。」隨即召集其餘七個黨員，到婦聯主任家開會，決議當夜害死高桂山。習老慶、王紀重等親自下手，用毛巾把高桂山口塞住，卡住脖子將鐵柄壓在氣管上。這樣高

桂山經過二個鐘頭的殘害與痛苦，就絕了氣。蔡成子則是心有預謀，恐怕事後累己，只叫別人殺人，自己借故未親自主手。事後，又佈置大家保守秘密，並警惕威嚇大家說：「誰說了和高桂山一樣。」

定襄二區橫山地主李來生，深知在土改中一定要鬥他，便勾結了幾個流氓性的中農，向農會會員積極份子鞏潤之說明，情願拿出白洋二百元給他，私人和解，不要鬥他。當時交出白洋一百五十元，所欠限期交清。次日該地主即叫他兒子到外村賣驢，並大事宣傳，說某某向他強要白洋二百元，擴大事態。幾天之後，該地主把此事向該村西頭（他與鞏都住在東頭）幾個農會積極份子告密。從此，農民與地主的鬥爭，就轉化為農民與農民的鬥爭。一天傍晚開羣衆大會時，該地主混入會場，高喊吊打鞏潤之，主席也不辨真偽，就把鞏潤之吊起來。此事以後才弄明白了。

蒲城西滄河村王甲辰（富農），勾結新農會主任的老婆，給他藏東西，擱的新農會不團結。又協義村覆查前舊幹部多係上中農富農，他們貪污、搗婦女，羣衆對他們很不滿。覆查時，新農會未破收這些人。該村地主石洛九等即乘機轉移目標，團結了一部舊幹部，向新農會鬥爭了（但地主是隱蔽不露面，暗中出主意）。

陽高西陶堡地主利用狗腿（是個流氓，外號「酒壺」），挑撥幹部（舊的）與羣衆的關係。對幹部說：「你們這回算精了，羣衆正磨刀準備給你們洗臉擦屁股，鬥爭你們哩！」於是幹部對羣衆憤恨，也準備好武器來對付羣衆。反過來又對羣衆說：「咱們可要好好的注意哩！村幹部準備武器報復咱們啦！」於是農民代表就帶起手榴彈準備應付幹部的報復。一天，舊幹部到農民代表家裡，要喝羣衆鬥爭出來的酒，假裝喝醉，打了農民代表，一個代表被打斷腿，二個代表負傷。狗腿子乘機把地主也放跑了。

渾源東馬莊地主張維明，掌握本姓的村幹部。別姓農會主任，鬥爭很尖銳，但自私自利。張維明就抓住這點，秘密勾通，給農會主任二口袋糧，並規定日期，農會主任答應了。另一方面，張維明

又與他掌握的武委會主任、治安員商量好：在農會主任取糧時，武委會主任與治安員就卡住。這樣把積糧鬥爭的農會主任，就打擊下去了。

房山縣大峪溝地主楊興周，看到報紙要搞土改，怕羣衆起來鬥爭他，主動的找開明農會，把自己一部東西拿出來，給農民分了，表示開明。但把別的東西都藏起來了。結果把鬥爭目標轉移了，鬥爭了破鞋和舊幹部，並且他在鬥爭中還假裝積極。

## 二 挑撥離間，造成村與村、幹部與

### 羣衆、幹部與幹部的衝突

#### 甲、挑唆羣衆反對土改

良鄉佛子莊地主姜永懷向中農閻××說：「不要參加農會，你又分不着東西。」有時見了中農還說：「單子上還有哩！」（意即要清算你）

正定西關地主，以村長名義，鼓鑿集合開會，說：「誰不參加，砸誰家的鍋！」

#### 乙、挑撥村與村衝突

涿涿王家碾地主王興九，見滿井陰村羣衆來清算，他即登房高喊：「外村人搶咱村了，老鄉們快

出來打呀！即使說清算我，也應該歸咱村老鄉們！」結果把滿井峪羣衆打回去了，並打傷三人。

昌宛山神廟地主安興貴（原是秦峪村人），在秦峪村土改時，他故意寬弄慳慳，利用宗族關係，答應將自己糧食和牛給秦峪村，藉以挑撥山神廟與秦峪兩村農民的關係。結果山神廟民兵，成羣結隊到秦峪村打架，將牛又奪回。

徐水二區小赤魯、孫各莊兩村農民聯合到樊村清算地主，該地主在本村農民中煽動說：「咱們黨村算賬都可以，財物別出本村多好看，這樣清算了我，還得清算你們。」樊村支部爲當農所掌握，在地主煽動之下，村幹把全村煽動起來，帶上村支部十九枝槍，把小赤魯、孫各莊農民包圍起來，發生火併，傷亡農民三人。

易縣菜園村地主賈洛四的羊羣，被西步樂村農民查住了，賈洛四向本村支部書記王立祥說：「我的羊，剛叫咱村貧農分，不叫西步樂村趕走。你們要回來，是你們的。」於是王立祥帶着十二個人去把羊強迫趕回，並打了西步樂村長。後來西步樂村長就帶全村民兵，把菜園村支書及村幹四人吊打，造成兩村農民爭論不休。

易縣仁義莊附村牛家莊地主某，被宋家莊貧農清算時，向本村村幹部說：「我的東西，願給咱村農民，你們去吧！」於是該村幹部帶領民兵，和宋家莊打了一仗，傷亡本莊幹部二人。地主挑撥兩村鬥爭了兩個多月。

定襄北林木村地主張忠，怕本村與後營村農民清算他，便到後營村推動農民向某地主進行清算工資鬥爭，回來後則對本村農民說，人家要清算了，你們不動手，就得不到勝利果實了。遂挑起羣衆即早向某地主清算。之後，他又到後營村說，北林木羣衆怕你們算走財物，已先把某地主門封閉了，你們若不先下手，將得不到任何果實。當後營村羣衆集中來到北林木村時，他又趕緊跑回來，說人家後

營村許多人帶着武器來搶勝利果實。於是北林木羣衆就集合起更多的人，準備武力對抗。幸而後營村羣衆到北林木時，爲了避免衝突，先派代表疏通。這時該地主張忠又兩面和解，假裝好人。

縣邱下野窩羣衆去清算三河地漢奸時，三河地一個有特務嫌疑的富農，在該村羣衆中挑撥；不讓下野窩清算，馬上集合全村人把下野窩羣衆打傷二十多個人，把一個孕婦也打的小產了。區上知道後，把幾個打人兇手扣了兩個月。這次覆查，下野窩集合更多的人，到三河地鬥爭了六七個村幹部，但對地主富農却放鬆了。

### 丙、挑撥幹羣關係

渾源七區田村，潛算鬥爭中，地主利用小恩小惠，拉攏村幹部，挑撥幹羣關係。當時羣衆鬥爭某地主，地主承認給羣衆八萬元。事後地主把支書、農會主任、村長、治安員、武委會主任，請到他家吃喝了一頓。吃喝完後，要求村幹部代他說情，自己拿不出八萬元。再三懇求，村幹部不敢允許，該地主最後竟痛哭流涕、下跪不起來。村幹部被軟化了，允許讓他少拿。後來羣衆向他去要八萬元，他說已給村幹部們拿去了。羣衆聽了大怒，我到村幹部打了一頓。

大同小王村地主王姓與賈姓把村幹部掌握起來，支書與民政未受掌握，地主就專打擊民政委員。一方對民政委員說：「老百姓不逼住不行」（必須強迫命令）。結果民政就實行強迫命令的工作作風。這邊地主又對羣衆說：「這時候幹部真壞」，還抓住民政貪污侵抗糧，進行攻擊，並利用縣政府仗夫把民政扣押起來。

任邱後邊莊地主，挑唆被村幹打過的貧農組成小組，反對村幹。

#### 丁、挑撥幹部團結

雄縣合村地主各操縱一部份幹部，使其互相傾軋。

順源大破寨地主造謠說，村幹部偷了勝利果實，引起羣衆與幹部的衝突。

### 三 打入我黨我軍，從內部進行破壞，仗勢包庇

#### 家庭，威脅幹部，欺壓羣衆，奪回勝利果實

按此類事實很多，這兒僅舉了幾個例子。打軍  
還帶敵收集此類材料，印成單行本。——編者

潭源五區三條後惡霸地主李榮，家有好地七八十畝，僱人經營。城內地主郭尙坎將家地地的地  
爭地也交給他管着。李在村裡有錢有勢，說啥是啥，三條後的地人與家地地個戶，被郭領成了個死  
。佃戶們除了按數交光高租外，還得將草棚子一捆捆的給他送到家園去。敵人在時，李榮會引上土匪  
轉且子到南山捉過我們的抗日戰士幾個。他仗着敵人的實業科長郭尙坎，潭源城的大豪紳李亞君，地  
弄作惡。他任過敵聯絡員，給敵人當過密探。敵人派工派款，都經他之手。他叫頭死跟黨死，叫誰活  
誰靈活；並會假裝到南山上墳，刺探我軍情，幾次引敵捕捉抗日幹部與戰士，搶老百姓的東西。這老  
夥行，無惡不作，羣衆恨之入骨。去年土改時，羣衆掀起了清算地主惡霸的怒火，三條後的地主在  
忍無可忍的仇恨激動下，向李榮進行了清算鬥爭，該惡霸地主在羣衆壓力下，只好假裝低頭承認錯誤  
，賠償羣衆的血汗。但骨頭硬並沒屈服，時刻想尋求反攻的機會報復的遺毒。於是冬冬撥清算債債

到城內永興街住下。其兒李忠斗曾一度參加我軍，去年退伍回來，但地主階級的反動本質，並未改變。所以，他就成了陰謀活動的中心。他極力拉攏復員軍人劉德林和本街街長袁珍（也是復員軍人，現任警署）。由於袁、劉喪失警惕，以為都是復員軍人、同行，因此就搞到一塊了。三人與公安局派出所夥作了一個小買賣，整天吃吃喝喝，日久情深意厚，冤的誰也靠住誰了，袁劉二人便慢慢麻痺起來，並且看着李忠斗表現很積極提拔成優幹委員，並發展成黨員（區委未批准）。從此李榮學忠斗，無孔不鑽。今年四月間，他父子兩個會帶上手榴彈到麻家坊地把賠償老百姓的牛奪回去。這次搶奪的指示下來後，他們聽到了風息，便大肆活動。李忠斗向街長袁珍說：「現在不是清算鬥爭嗎？我犯着兩個漢奸惡霸哩！就是三條巷村郭禮（舊村長）和李德祥（支部書記，去冬是鬥爭他的羣衆頭兒），壓迫人非常厲害。」袁珍一聽不放慮的說：「那還不行！」去問區幹部，×××說：「只要把百分之九十的羣衆發動起來了，可以。」李忠斗的勁兒更大了。恰好第二天（五月十六日），郭禮李德祥，下城趕集，趁此，劉德林李忠斗便把他們網起來，扣在永興街痛加吊打，將其糧的糧食沒收。然後通過袁珍向派出所報告說，扣住了兩個漢奸惡霸，派出所米如珠未加過問，因與袁珍素來合適，便信以為真。李榮爲了鼓動羣衆情緒，宣傳說：「李德祥郭禮家裡有白洋六、七百元，呢子包袱六七個，有四支槍，有二三百兩大烟，坐鐘、手錶樣樣俱全，去後走取厚利」。同時以嚴刑拷打威脅，郭禮李德祥只好承認家有槍枝烟土。他們兩個想不見黨的上級，死了太冤枉，便將計就計承認，以備申冤報仇。李忠斗拿這個作他的宣傳資本，大肆宣傳，當天晚上和劉德林統帶上三、四個手榴彈（借得武委會的）去三條巷，把郭禮、李德祥門封了，第二天（十七日）早上回城裡引羣衆，並說：「去吧！那兒準備好了，油糕肉等着哩，只要去就成。」袁珍問：「和五區聯系來沒有？」他說：「聯系好了，是聯村鬥爭。」於是袁珍趕敲鑼打鼓召集羣衆，一方面通過派出所向區裡報告，區裡也未加考慮，就派幹部協助

羣衆前去。一百五十多個人，浩浩蕩蕩的出發了。爲領導羣衆鬥爭，區農會主任白守業、縣工會主任張善也隨同前去。他們先到了派出所，問了問情由，米如珠說：「是個鬥爭對象，三條蔘來了信。」兩人一面追隊伍，一面思謀：「這連情況，也鬧不清，光說鬥爭出了亂子，誰負責呢？」後來兩個又說水：「你是縣幹部，我是區幹部，出了問題，咱們認負吧。」李忠斗這傢伙事先準備了幾條紙烟，收買羣衆，永興街的羣衆還沒吃早飯，跑了十幾里路，說是油糕等準備好了，結果沒有。當時城關區與街羣衆着急鬥爭，羣衆到郭禮家裡一看，炕上無席，竈裡沒有二升黍子，備有幾個線扣子大的山藥。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上了地主的當。張善、白守業二人當即召開羣衆大會，進行解釋，揭破了地主罪惡陰謀。全體羣衆覺悟起來，高呼口號：「天下窮人是一家！」「打倒反動地主李榮！」我們鬥爭的是地主惡霸，不是窮苦的村幹部！」隨即把李忠斗父子兩個捆在會場裡，羣衆憤恨至極說：「哎呀！開了半天，原來是你們這兩個灰傢伙搞的鬼，真上了你的當。」因此，羣衆堅決地進行了鬥爭，地主李榮的陰謀才在羣衆面前破產了。

渾源念草溝大地主王煥，爲了保護其財產，日寇投降後，親送其子王德龍到分區司令部參軍。王煥從此便藉着自己是抗屬，處處和村幹部鬧矛盾，對村裡工作事事干涉。土改中，王煥爲了表示開明，獻了一些地。村裡也沒有敢清算他，原因是其子王德龍會兩次帶槍回村，威脅村幹部。一次是因爲贖他家驢子出勤務問題，一次是因爲優抗糧問題。這件事反映到分區政治部，政治部會派民運科長前去解決，當時查出村幹部也有些貪污毛病，主要貪污了勝利果實，雙方都批評了一下，會讓村幹部退出鬥爭果實。因爲當時沒有了解這是地主和農民進行鬥爭的問題，單純了解爲村幹部和抗屬的問題，所以問題未根本解決。王煥見村幹部賠了東西，以爲自己勝利，更加瘋狂，經常組織抗屬和村幹部爲難，以致村幹部不敢工作。開支部會王煥都公開干涉、打石頭等，使村裡工作垮了台。村裡會向分區司令

10 要求用兩個好戰士（黨員）把王德龍換回來，但分區不允許。

陽高四圍堡地主李世昌，在撤軍時，代替他弟弟參軍（怕他弟弟參軍當戰士犧牲，他本人是知份子，即可逃過這一關）。他參軍後，在支隊當管理員（現在新兵團）。上次土改時他家被清算，拿出糧食十三石、騾子一頭、土地一部及傢具等，他父母逃跑。他跑到後，回家抓住一個農會骨幹，亂打了一頓，向村裡要他父母，並要全部被清算的東西。他弟弟把一個農會代表的腿都打壞了。李重器到區上要求解決家庭困難，區長給了優待糧九十斤。他弟弟因為打傷了農會代表，區上要扣押，他不讓，區上把他弟弟捆起來送縣。李世昌見不大對頭，才勉強承認錯誤。當時縣裡也單純地這件事看成是軍民關係問題。爲了軍民團結，把他放回去，讓村裡把他家被清算的東西也退還去了（按縣上這種處理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是袒護地主的——編者）。現在村裡工作也垮了。

廣靈二區黑土窰大地主張鳳嶺是復興會頭子，其子張清政，自道投降後混入黨內，任組織委員，支書是傀儡，村中大權都拿到他手裡。村中一切工作，都到他家開會決定，完全代表地產利益。這政也是復興會的，是他手下的人。張清政平日發展黨員，看那個婦女漂亮發展那個，發展後，加他男女關係。村長的老婆和他有男女關係，便發展村長老婆入黨，因為被村長老住他倆胡搞，村長不依，便也發展村長老入黨（當時還未任村長），並讓他担任村長。去年土改工作組到他村，他便通知村裡地主們逃到城內。只清算了兩戶中農。他表面表示很積極，以掩護其餘黨和他的財產。他家中有二百多畝好地，外面並有七八百畝莊子地。清算後，他經常和城內漢奸、逃亡地主通信。這次搜查，便覺了這些問題，因為村幹部多是他手下人，通知他讓他逃到大同去了。這時把他的財產抄沒了。但當時沒有徹底整理組織，其餘幹部還在。「白羊事件」，村長把所有幹部都報告給敵人，把幹部一網打盡，弄到城裡殺了，工作也垮了百。

完縣西蒲村地主劉老吉，被清算後，立即找門子叫他兒子參加情報站。參加後，他在大會上公開打反政說：「看誰敢倒我的樹？誰倒了還得給錢上。」後來把兒子叫回來，打了村長一頓。

靈壽北慈峪村地主馬老康，土改開始時，玩弄各種花樣（拉攏村幹部，被拒絕），不願出地，後因鬼計未遂，就叫他兒子到二旅供給處放羊，此後，就仗軍隊勢力，進行報復。

行唐石段莊地主石洛登、石洛恒、石捨舍、龍洛敬、石過萬等控告他勾結縣區幹部，組織村中地主富農，打擊鬥爭積極份子，報復清算他們。石有倫控告他誣陷坐禁閉；石大昌（村實業主任）、石大驥（過去在公安局工作）、石福廷（過去村幹）控告他拉攏中農敵勾結，扣押村幹從中訛錢；石董氏控告他逼人出嫁；孟會子控告他會與日寇勾結，扣押他妻（村婦救主任），貪污很多，土改中強迫獻地和樹；龍洞陳楊氏控告他勾結日寇志兵隊捕殺其夫（副村長）。

#### 四 造謠惑眾

去年七月土改時，廣靈地主賈維宜到蛇頭山觀音廟，在觀音像的臉上灑了些水，造謠說：「觀音看到天下大亂，老百姓無窮貧富都過不下去了，所以哭了。」造謠宣傳後，羣衆恐慌，紛紛哭哭萬的人到觀音廟燒香，求觀音救苦救難。

靈邱三區土改時，地主利用封建迷信，造謠說：「藥王山有神仙，能治百病」。於是農戶紛紛男女，天天到那裡取水、燒香、治病。區裡發覺後，禁止。地主又造謠說：「白馬山出了神仙」，成百的羣衆又天天到那裡燒香取藥。每天不下六七百人，影響土地改革。

繁峙六區一地主說：「從古至今，誰也不能白吃誰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要只顧眼前，吃人四兩肉還人半斤。」

有的地主說：「這是世道的過，要什末給什末吧！世道變了再說，東西還會回來。八路軍在不長。」  
有的地主說：「你們（指羣衆）鬧吧，人家（指敵軍）來了，工作人員跑了，你們又到那裡去？」  
有的地主說：「統累稅這樣大負擔，過去不都是出在老財身上，鬥完了，還不是加在你身上！」  
五台有的地主說：「八路軍沒底子，像割韭菜，長起來就割了。覆查是鬧中農。」

蔚涿宣十一區南黃崖頭村地主全順造謠說：「土地改革是割韭菜，改了地主改富農，改了富農改中農。不要生產了，生產多了要被改革。」

良鄉磁家場地主造謠說：「誰要分了東西，誰就掉頭。分了是禍害，不分是便宜。亂分了，還編

團來了準倒斃。」  
去冬土改後，定襄李家莊幾個幹部到縣受訓，地主李剛趁機造謠說：「土改弄錯了，叫他們去受

## 五 小恩小惠，拉攏收買

### 甲、請吃飯

涿鹿辛興堡地主李鳳鳴，爲了逃避鬥爭，請幹部吃喝，並送錢二十萬元。結果，在土改時，給他留地百畝，而且都是稻他。

又同縣胡家佐村地主耿配湛請村幹部吃了一百多隻鷄。

靈壽營里村地主范保同，不願出地，首先鬧了些酒肉，請了二十三名幹部黨員。

良鄉河南村地主鄭宗清，請區幹部吃飯，叫給他多留點地。

蔚縣宜南黃崖頭村地主全順請十幾個村幹部（內有五大領袖），到他家喝酒吃糕。全順在吃飯時，大哭，叫給他出主意。幹部們吃了糕，喝了酒，都站起來說：「不要緊，有我們負責，我們不出讓，那些土頭土腦的窮光蛋多會也鬧不起來。」

## 乙、送禮送物

涿水大河南村一地主是個老婦人，在覆查時，送給農民代表會主席一件衣服，後被羣衆發覺，經代表會主席罷免了。新主席選出後，她又給新主席送了幾個雞蛋，新主席的母親收下了，他堅決不收，又給退回去，使她的陰謀未逞。

昌宛炭場村地主，聽到淤白村地主被鬥、掃地出門的消息，就叫他家的女人挨戶活動，特別向村幹部講：「拿東西可以，可別像淤白村那樣打人，過後我家的大肥豬殺了，請你們吃一頓。」很快從村幹部的嘴裡傳出：「我村沒有改革的了，要改革，只有請我們幹部！」（該地主是教育委員，村幹部說這話是爲了威脅羣衆，使羣衆不敢清算幹部。）

正定市地主過端午節時，給村農會主任送禮，並給民兵送自行車。

易縣大方村地主車寶恒，不斷給村支書褚茂廷、分支書褚平送禮物。村幹部不斷到他家吃飯、借錢，但只借不還，他也不要。

大同襄成口村在覆查中，鬥爭激烈時，地主向積極份子說：「你鬥出來東西輪到你身上，能分多

少了個不如你不鬥我，把我的東西給你。」積極份子就答應了。

### 丙、封建剝削

平山孟賢驛村地主杜瑞堂，去年被鬥後，過年時請六、七個村幹部吃飯，並叫他挑子叩頭，送了米、七個乾爹，他兒子找青救會主任要求入黨。

獻縣地主利用唱戲拜盟，拉攏村幹部。尹店村地主兒子和該村支書拜盟兄弟，結果鬧斗。任邱石塢基村地主的兒子，認縣政府財政科副科長（已回家）為乾爹。

### 丁、用錢收買

勝芳地主邢開經送給市幹部十萬元、區幹部五萬元、村幹部兩萬元，進行收買。

藹城城內地主楊老財，被民兵扣押，其妻送給民兵指導員三十萬元（指讓買收錢，吃錢，派人等）。

平定買家溝地主賈大頭，送給村幹部一萬多元，叫買柿子和紙烟，叫不要鬥他。

繁峙右家房一地主以白洋二十元收買村農會主任，未逞。七區某地主也用白洋收買區幹部。

又同縣嶺西村地主王××，經營商業，他叫村幹部入「英雄股」（不出本光分利）。於是幹部都得了利。在土改時，村幹部不積極領導羣衆鬥爭，反說：「地主（指王××）已經下降了，不鬥地主。」

### 戊、收買幹部，公開破壞

房山下寺村地主收買支部，準備進行假土改。工作組發覺後，即派一個幹部去發動貧農，他們即

煽動羣衆，把派去的幹部捆起來，用石頭砸了一頓，幾乎砸死。後把地主放跑了。

普窪村地主富農收買支部，公開反抗土改。並給副縣長戴帽子，說他走「特務路線」，還打死了貧農代表。

陳派赤土村，地主特務收買支部幹部，反對羣衆運動，門口上貼紙條威嚇羣衆領袖。企圖組織暴動，下區幹部的槍，打死代表會主席。會開過兩次會，後被發覺，陰謀未遂。

## 六 用美人計，引誘積極份子，掩護自己家庭

行唐秦村地主谷香蘭，被鬥後，把他的妹妹嫁給一個鬥爭很積極的份子李三角（退伍軍人）。把李籠絡住以後，他馬上就到縣上去告狀（但未果）。從此，李三角在會議上處處打響積極份子的。

深縣寺頭一個地主把女兒贈地嫁給榮軍，來掩護自己。

藥城北石片一個地主被封鬥後，其女二十一歲，穿着開當褲子引誘民兵，勾搭了一個給她家作過活的民兵。

武強一個地主（國特）老婆和村治安員靠攏，給他包庇財物，造成農會主任與治安員之不團結。

深縣大寺莊一個地主小老婆和村幹靠攏，在土改中該村幹便袒護地主。

繁峙一區西沿口一地主怕清算，用自己女兒拉住治安員，要求庇護。

五台西村某地主把女兒贈許給兒童團長，叫他不要鬥爭，該兒童說：「我養活不起。」地主說：「我替你養活」。

易縣東裏山村地主，利用富農王宗槐任村武委會總務，管理賬目，來破壞土改。而王爲了達到

個目的，暗示其女兒（十九歲）和村小隊隊員鬧男女關係。但武委會主任早已和該女勾上，於是該小隊隊員和武委會主任爭風吃醋，鬧得不團結。土改時王宗槐就指揮村小隊監視貧農，反對工作組。

## 七 假開明，假改革，先發制人，逃避鬥爭

任邱趙家塢地主，在鬥爭會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子，喊「擁護毛主席」的口號，假裝進步。結果，鬥爭的很不徹底。

武強城內某地主表面上說：「我好說，怎麼辦也行」。但暗中活動，破壞鬥爭，結果鬥了一個假開明。

平定紅土岩趙八十，係惡霸地主，到區獻地六十畝，想叫區幹部都不要說他是惡霸，務個開明。

房山縣南河村地主聽到別的村作土改，他們就先發制人，主動地找了一些窮人，進行土改，把土地自動給了窮人一部份，並找了一個要過飯的窮人，組織起農會，以應付我們的土改。

易縣大六村地主車寅恒在土改時，暗地裡把騾子送到新農會，說：「你們喂幾天」，並把包袱分散給鄰家，區幹部來時，欺騙說：「被鬥了」。

## 八 出賣贈送，堅壁隱藏

### 甲、出賣

完縣北吳村地主陳文真聽說要土改，先賣了十餘畝地，兩間房，並和其他地主說：「現在出地

賈一萬落一萬，等中央軍來了，一樣兒的還可以弄回來。」又該村地主陳漢保，先賣了二十棵樹，並說：「先賣點吧！不然也要『共』了我的。」

#### 乙、暫送給已出嫁的女兒

完縣西大悲村地主劉文義，怕清算他的地，給了已出嫁的女兒五畝地，等清算後，他又將地拿回自己種。

#### 丙、分家

定縣、望都新解放區，清算鬥爭開始後，有很多地主分家，以免清算。望都城第一次解放後，時逸謙說：「家中够八十畝地以上的都是地主漢奸，非清算不可。」結果分家的更多了。

#### 丁、堅壁

唐縣大北堯村地主李多著，在清算鬥爭前，即把東西秘密堅壁起來。

#### 戊、找防空洞

一、地主以走親戚爲名，把洋錢藏在饅頭裡，身上多穿衣服，腳指頭上戴金戒指，送到親戚家藏起來（冀中）。

二、把物資藏在抗屬家裡，如饒陽東關一家抗屬即有三家地主往他家藏東西。

三、把物資藏在貧僱農幹部家裡，如河間堤口村有六家地主往給會主任家藏東西。

四、把物資藏在被鬥的地主家裡，如河間黑馬張莊一家地主被鬥，農民把鬥出來的東西都弄走了。

，後來有另一家地主把東西又藏到他家。

五、有的地主把東西拿到貧雇農家裡，扔下就走（冀中）。

六、把物資藏在「狗腿子」（這種狗腿子平素就忠實於地主。這種人多係流氓地痞，但都是窮人）的家裡。（按以上情形，各地均有，故這裡未舉實例。——編者）

## 九 暫時躲避，叫苦裝窮

定縣閻家莊某地主，爲了躲避羣衆對他的鬥爭，借故外出。他的一個親戚在外面犧牲了，他向村幹部請求，要去往回運屍首，並請村幹部吃了飯，結果村幹部允許他去。等他回來後，土改鬥爭已近尾聲，他反裝出開明面目，要求獻地。

徐水戶木村地主哭啼哀告，我主要村幹借了糧食。一區西岳山有的地主專找貧苦農民，哭訴糧吃的，使覺悟不高的農民借與他糧食，並引起農民內部矛盾，不團結。

阜平羅峪村地主，給村幹部下跪磕頭，要求不要清算他。

正定城內地主逃到城外，裝窮人，並參加鬥爭。有的表面上穿的很壞，到晚上則偷吃肉。

## 十 焚燒破壞，大吃大喝

涿縣一般地主過秋不收割，不種麥。白宋莊地主（國特）郭松齡，將存在他院裡的勝利果實，縱

火柴燒，自己也跳在火裡燒死。結果燒燬了全部勝利果實的二分之一。馮亂村地主拆房，大吃大喝，把未熟的梨就摘下來。大于林村地主把寶貴的東西扔在廁所、豬圈裡。辛集市一個富農將三桶煤油倒在豬圈裡。

晉縣劉浪村地主將未熟的棒子（即玉米）敲弄下來。很早就把北瓜秧也拉了。

陽張各莊地主邢典章把犁、車、門扇等都燒了，箱、櫃也砸了。

## 十一 暗殺、陷害、打擊貧農

平定上白泉村貧農田聚祥，平素不言不語，此次土改中擔任貧農小組組長。六月十九日拂曉，他到離村半里地煤窖上去担煤，即被奸特刺死。

定興一區高陽村貧農小組長姚洛文，受苦數輩，平素不輕易說話。土改中他翻心了，鬥爭很積極，貧農都擁護他。不多日子，姚失蹤了，過了幾天在大河裡發現他的死屍，檢驗結果，認為是被害的。估計是該村地主或其爪牙所搞的。

定興一區西范村一個小販（姓名忘記）很窮，其妻是破鞋，曾和易縣偽軍勾搭過。我們土改工作組到該村後，找到了這個貧苦貧農，他反映了不少地主的事，晚上地主和被收買的幹部召開羣衆大會，強姦民意，藉口這個貧農的老婆是密探，把他們夫婦二人活埋了。

正定北孟村地主利用幹部，造謠說，貧農骨幹王小銀攜男女關係，並偷東西，結果，把王拉死。深縣大冉莊地主在土改時，把包袱藏在貧農李小多家裡，土改後要回，李留下一部分，地主跑到民兵處控告李，說他家有許多包袱，弄出來給民兵。於是民兵把李小多吊在樑上毒打，之後李害怕。

### 赤三 擾亂、威嚇、放毒、誣陷、公開抵抗、強收莊款

良鄉滋家場村開積糧份子會議時，地主破壞份子暗地裡向人募捐了一塊大方磚。

定興一區練台莊地主密佈爪牙，並以組織看家防禦還鄉團名義，成立了一個自衛隊。一日晚上，他們一部份化裝冒充還鄉團，進村搶掠；另一部份假裝抵抗。其目的是在嚇走在該村的工作組。乘此機會，地主把牲口送到大鄉內保管，次日公開喧嘩：「我的牲口被抓走了」，造成恐怖。

大同西堡村農民變天思想嚴重，顧慮很大。地主就對支部書記說：「八路軍可能在住，也可能在不住」。如果在不住，西軍來了，你怎麼辦？」於是支書動搖了。地主就馬上提出建立雙方聯保：西軍來了地主保支書；八路軍在時，支書保地主。結果支書活動地主當村副，直到現在地主未替門戶。徐水一區義和莊地主，當看管勝利果實的一個民兵吃飯時，乘其不防，放下毒藥，在幾個鐘頭內就把該民兵毒死了。

在土地覆查後，有一次良鄉縣政府全體人員吃飯中毒。

錦陽西堤合一個晚上，五家貧農被地主盜竊。

涿水地主誣陷工作團，硬說工作團幹部搞男女關係，但証明是捏造的。

良鄉陳台村地主狗腿子邵香兒（女），給該村支部書記（翻身會主席）扣大帽子，說支書夜間敲門的門子來，要強姦她。按支書晚上和工作組在一起睡覺，並無此事。後致查詢果，是地主利用筆錄搞，打擊翻身會主席，破壞土改。

齊滄交曹莊頭地主曹秀山，在鬥爭他時：拿斧子抗拒。

任邱小臨河地主劉銀南，在羣衆鬥爭他時，拿鋤刀亂砍羣衆。

定興北章林縣顧張洛顯，其地被分，但到秋收時，他竟丟收割農民的莊家，農民去質問，該惡霸說：「我姓張的地，你姓李的爲什麼要種？」

### 十三 搶劫、殘殺、倒算、報復、携械投敵、武裝暴動

昌宛邊縣區土改中，大鄉壯丁隊和逃跑的地主，瘋狂搶羣衆的勝利果實。在橫嶺、方口、采子河、黃樓等村，搶去牲口二百多頭，羊四百多隻。南北照台的牲口也被搶去三十多頭，並捉走了本地人。

同縣白羊城地主武裝，包圍我四區大石坡村作土改的工作組，區長曹國第、抗聯主任×××，當場犧牲。又懷南伙會（地主武裝）包圍我橫嶺土改工作組，一區副書記李遠統犧牲。縣長、縣委組織部長幸而脫險。

宛平桃園村地主李占奎，被鬥後參加還鄉團，並帶領該團搶奪農民勝利果實，抓捕農民，公開破壞土改。

望都城去年第一次解放後，羣衆進行清算鬥爭。後該城又被敵佔領，被灌黨的地主，勾結敵人，組織北關鬥爭骨幹（村治委員）及曲家溝鬥爭骨幹殺死。

天陽懷揚和塔村地主跑到陽高火白登敵據點，羣衆開鬥爭大會時，他偷偷回來探聽消息。鬥爭會快開完，果實還未分配，他領着敵人一百多，天不明包圍了村，打死區幹部三個，捉走羣衆村幹部共三

十多，農民代表捉去殺死，舊村長也殺死，並搶了很多東西，把牲口羊都搶光了。天陽懷東西泉村，張文奎等十餘戶地主，一齊跑到敵據點，不幾天領上鹹水皂敵人回村搶了一次，殺了一個貧農，並把他們家裡的東西全部帶走。

正黨楊馬村地主勾結還鄉隊，殺死村民七人，傷了二人，把扣押的地主搶走。

正定被敵佔後，地主朱卓云勾結敵人，殘殺我幹部，進行倒算。

寧晉依河惡霸劉老貫被鬥後，勾結敵「武工隊」進行倒算。

良鄉縣工商科副科長李甫在××村作土改失蹤，估計是被地主份子暗害。

黨正攔興安村婦會兩個幹部在農會主任家裡開會，當夜宿在那裡，農會主任到另外一屋睡覺，是夜地主暗殺了農會主任，並把該婦會幹部二人打死一個，打傷一個。

易縣朔內地主煽動羣衆反對幹部許洛文（因許處罰過地主），利用特務及不滿許的人，在羣衆大會上把許及其十八歲的兒子打死。事後地主向羣衆說：「給你們除了害」，並殺了一口豬，請全村參加鬥爭的人吃飯。

涿涿樓村富農廖桂桐，在外村當教員，當他供出自己是特務後，樓村派游擊組三人即去捕他。在返回的途中兩個帶槍的組員，因事未回，只有一個帶手榴彈的組員跟着他，該特務叫這個組員靠近他說幾句話，乘該組員未加警惕，就把他的耳朵咬住，將手榴彈拉開，炸死該組員，他逃跑投敵了。

據平西地委報告，土地擾查後，地主特務極爲活躍。良鄉某村支醫與中隊長帶領民兵投敵；房山高村民兵五人逃跑；昌宛照甲古民兵班帶頭，全班民兵携槍投敵。

宛平百花山位於宛平、房山，灌木結合部，山大林多，有山葯可吃，便於游擊戰，發現山上有敵治土匪百十人。據說其中有兩個被掃地出門的地主，有兩個是從國民黨方面外透派來的。宛平四區林

林舖一貧農到山上放羊（也可能是打柴），見了四個人，一拿盒子槍，一拿手槍，二人拿步槍，問該人：「是否貧農？」該人見勢頭不好，說自己是富農，弄出來一條牛，他們才說：「很好，回去吧，如是貧農就殺了你。」又專署隊隊過百花山，有三四人向他們打了兩槍。又漢水北邊雀村報告，有十來人，兩個人着我軍服（一着灰色幹部服），在村外向該村打一槍，並在那一帶活動，詳情不知。又九月份把宛平史家營搶了一家（不知被搶成份）。現我已組成三縣剿匪部，先剿根打不怕死的，設法爭取（？），今其他人回家給以生產活路（按：應全部堅決消滅——編者）。

魯宛照甲台（邊沿區）地主賀××，在土改中勾結該村國民黨特務組織（國民黨區分部），實行武裝暴動，打死我縣青會主任彭明英和區助理幹事×××；打傷我區委宣傳于志和等二人；放走全部地主。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東京・博進社納)



(日本標準規格 B-4)

